

编者按

为深入挖掘剡溪文化,展现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近期,本报与溪口镇政府联合举办“剡溪采风”活动,组织部分“雪窦山”副刊作者前往剡溪九曲采风。今选取部分采风作品予以刊登,以飨读者。

在六诏

蒋静波

一曲溪头内史家,清泉白石映桃花。

当时卧卧非邀宠,六诏还朝百世夸。

吟着元末江南著名诗人陈基的诗,缓缓走向剡溪一曲六诏。

一

未近村南的剡溪畔,就听到了哗哗的流水声。这条发源于新昌和奉化交界处剡界岭的剡溪,向东,过六诏、跚驻、班溪等地,经溪口,出泉口(今萧王庙),与东江、县江汇合,归流东海。另一条自剡界岭往西,注入嵊州境内的剡溪,流经上虞曹娥江,再入钱塘江后,流入东海。剡溪逶迤曲折,在六诏、跚驻、两湖、栢坑、三石、茅渚、班溪、高岙、公棠等处形成“剡溪九曲”胜景。

千朵万朵的浪花,于宽阔的溪床中,在高低间绽放。时值雨季,剡溪两岸,峰峦竞秀,云重烟峦,好一处人间仙境。从西边奔腾而来的剡水,浩浩荡荡,在此处拐个弯,又折回,向前。遂成剡源一曲。

在以上运输为主导的年代里,这里曾是一个热闹的竹排码头。新昌、嵊县和奉化周边的先民,将山货运至于此,坐上竹筏,漂流而下,到泉口、江口、明州(今宁波),或再出海,换取海盐、布匹、陶器、海产品。

走在宁静的村道上,我听见自己的脚步声由近及远,穿越在千年的时空里。

王羲之到六诏,应是永和十一年(355)之春或稍后一段时日,离奉化建县时的唐开元二十六年(738)还差380多年。其时,这一片清幽之地尚未开化,人烟稀少,与世隔绝。甚至,连个地名也没有。

王羲之——中国书史上的“书圣”,曾任会稽内史、领右将军之职的辞职离郡,带着家眷,徙居会稽剡县金庭,隐迹山林。其好友许玄度也随至金庭,与他结庐为邻。剡溪两岸和雪窦山的灵山秀水,十分契合王羲之的审美情趣,于是在金庭稍近的一曲另筑别业。二年后,晋穆帝连下六道诏书,召他还朝,王“六诏不起”,一曲“六诏”由此得名。

之后的唐代,浙东越中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山水胜景,吸引了大批诗人纷纷前往,形成了有广泛文化影响的“浙东唐诗之

路”。据考证,在这条诗路上,杜甫、李白、卢照邻、骆宾王、贺知章、崔颢、王维、贾岛、杜牧等400多位诗人,自钱塘江至会稽鉴湖,沿浙东运河、曹娥江,入剡溪,经天姥山达天台山,一路行吟,洒下了1500多首诗歌。其中100余位诗人,大多如李白一般“入剡寻王许”,从剡地向东入四明,经溪口雪窦,再回鉴湖、钱塘江,这条线路,称之为“唐诗之路东支链”。

二

入村盘桓。弄堂边、大路小路旁,甚至房前屋后,或大或小的明、暗水沟,水流潺潺,像丝竹回响。行走在这个水做的村庄里,我的心变得柔软起来。穿过开满红的、白的指甲花的一条小弄,在一幢老房子前的沿阶下,东侧有一座用溪石堆砌而成的长方形水池,四五平方米左右,边上草木葱茏。据史书记载和村人口口相传,这是王羲之留下的墨池。无论天气如何干涸,墨池长年不干。原来的墨池比现在大上一倍,从房前东侧一直延伸到西侧,三四十多年前才填埋成如今模样。

离墨池不远,有王羲之留下的鹅池——一个仅二平方米左右的迷你型的小池。以前的鹅池比这大得多,2002年前后,在拓宽省道线时被埋掉了很大一部分。遥想1600多年前,王羲之在几十步之外的墨池中边洗毛笔,边望着鹅池,“悟入鹅群行水势”,体悟运笔泼墨的奥妙。据传,今藏于天台国清寺的那块一笔“鹅”字碑,是王见一白鹅振翅欲飞之态而一挥而就的作品,该字每笔均见鹅头,如同一只只嬉戏的白鹅。

王羲之爱鹅,正如陶渊明爱菊、周茂叔爱莲、林和靖爱鹤,被当作文人雅士情趣生活的体现,并称为“四爱”。据学者考证,王的爱鹅,还有一个世俗原因,那就是王爱吃鹅肉。在古代,追仙问道常被文人或名士所推崇。王羲之深信老庄学说及神仙术,食服“五石散”后,得服寒食以退热驱毒。而鹅肉恰有此功效。后来大白鹅成为奉化的农特产,或与王羲之养鹅有关。相传乾隆皇帝下江南时,还挥笔写过《奉化白鹅赞》呢。

百姓为了纪念王羲之,在六诏村和相邻的晚香岭(古时也称六诏村)各建一座右军庙(旧名王右军祠)。唐朝末年,吴越王钱鏐

曾来六诏寻访右军遗迹,村民在右军庙的遗址上修建了钱王庙。900多年后,家住剡源榆林的宋末元初的“东南文章大家”戴表元曾撰《代祭王右军祠堂文》。如今,当我迈入重修一新的庙宇时,虽然一切已荡然无存,但王右军的气息,始终弥漫在古村的街巷、老屋、石桥、溪水之间,挥之不去。

像是为了提醒或启示,1988年7月,一场特大洪水过后,六诏村民在冲走了3米浮土的溪底,发现了一块黄白色的山石,上刻“右军遗迹,伴我山民志”字样,中间刻有两个“砚台”。“伴我山民”为清代“闻名两浙”的奉化书法家毛玉佩之号。据说,毛玉佩的这块石刻,曾供于六诏的右军庙前,向右军表达敬意。

离墨池不远,有一古井,井水清澈。这样的古井,村里尚有四口。剡溪之水,俯首可掬,谁会如此费力去挖井?早已不得而知。待我们俯视一番后,随行的村长不忘将井盖合上,或者是为防小孩失足落井,抑或是在封存一个古老的秘密。

三

与王羲之遥隔700多年后,建炎三、四年(公元1129、1130年),为避金兵之乱,宋代最伟大的女词人,“千古第一才女”李清照独自携带古藏,跟随高宗皇帝逃亡的步伐,流落江南,两次慕名来到六诏寓居。

李清照丈夫赵明诚是宋著名的金石学家,李与丈夫志趣相投,也痴迷金石。丈夫病逝后,古藏是无儿无女的她的唯一珍爱。不料,一路下来,李清照失落了诸多古玩,寓居奉化时,又失落了珍贵的定武本《兰亭序》,更添苦寂愁绪。长跪在六诏右军祠的书圣塑像前,李清照像是找到久未谋面的亲人,尽情地哭诉着自己的遭遇。

了解定武本《兰亭序》价值之人,定会为易安居士扼腕痛惜。《兰亭序》是王羲之在绍兴兰渚山散“后,得服寒食以退热驱毒。而鹅肉恰有此功效。后来大白鹅成为奉化的农特产,或与王羲之养鹅有关。相传乾隆皇帝下江南时,还挥笔写过《奉化白鹅赞》呢。

元代宁波学者袁桷在《清容居士集》中《跋定武褙帖·不损本》

中写道:“赵明诚本,前有李龙眠蜀纸画右军像,后明诚亲跋。明诚之妻李易安夫人避难寓吾里之奉化,其书画散落,往往故家多得之。后有绍助小印,盖史中令所用印图画者,今在燕山张氏家。”李龙眠为北宋时著名画家即李公麟。后来,定武本《兰亭序》为南宋丞相史弥远所得,绍助即史弥远的图章印文。

元赵孟頫曾在定武本后题跋:“古今言书者以右军为最善,评右军之书者以褙帖为最善,真迹既亡,其刻石者以定武为最善。”

清代史学家、文学家宁波人全祖望的《鮑崎亭集·诗集·李易安兰亭叹》对此事也作了记载:兰摧芝焚亦天孽,孤鸾飘泊剡源溪。剡源山水虽然好,熟为夫人慰累啼。篋中何物甲万卷,内史褙帖良绝奇。六诏词官香火近,展卷荐以秋江蓑。

不知道,六诏的山水林泉,是否会稍稍抚平易安居士一颗破碎的心?

物比人长。易安居士的书画几经易手,目前,无比珍贵的“赵明诚金石录”四册转到了甬式家具收藏家吴慈先生手中。

四

从村南沿着800米长的石板古道,向北缓缓而行。这条宽约2米的古道,上承剡界岭,下接剡溪沿途各个村庄。因水上运输而兴的六诏成为引聚周边村落人群的热闹集市,即“六诏市”。古街两边商铺林立,如今尚有肉铺、盐铺、酒坊的遗存。街边建筑上一块块“上街xx号”“下街xx”的门牌,是对往昔时光的一种回眸。

村中的一座拱形石桥,通体由未经打磨的石块砌成,静卧在小溪之上。桥边,有石阶通往桥下,供村民洗涤。桥两边藤萝遍垂,如条条碧帘下垂着,颇有古意情致。桥额上石刻“清道光拾伍年”字样,推测此桥始建于1835年。

村人告诉我,原来剡溪在石桥边经过。农业学大寨时,将溪道向东南移,溪水绕村而过。

村头的黄檀、黄连两棵古树,黄檀繁茂如昔,黄连古朴苍劲,多少年来,静观着这片土地上的人和事。

深深吸一口清静空气,环视着安静的周遭,忽生感慨。古今多少人和事,任凭雨打风吹去。但是,总会留下一些什么,供后人凭吊、评说。譬如,眼前的墨池、鹅池;譬如,李清照的愁绪、眼前景。正这样想着,水面漂来了一阵吟诵:“溪流泻碧玉,蜿蜒出山麓。山溪雨蒙蒙,遗音在山谷……”

微光一下,就会发现这座村庄积极入世的一面。三石陈家祖上曾出过三位尚书,分别是北宋年间的户部尚书陈显、南宋嘉定年间的工部尚书陈德刚和明代洪武年间刑部尚书陈瑜。被族人尊称为“本堂公”的陈著,考中进士后在各地为官,颇有政绩,还留下了九十多卷的《本堂先生文集》。赵氏族人赵平之,乃辛亥革命志士,曾与秋瑾一道创办大通师范学堂。在匾额上题字的孙锵,当年曾资助过蒋介石……这座看似与世无争的三石村,其实有许多若隐若现的线索指向那些轰轰烈烈的时代。许多人从这里出发,把足迹延伸到山外,去求学,去从教,去从政,投身洪流,以微弱之躯推动时代的巨轮。就好像剡溪的水,从剡源发起,一路迂回曲折,辗转挪移,仿佛只是毫无目的地潺潺奔流,最终却汇入大江,汇入大海,成为大地脉络的一部分。

奉化的山有情,剡溪的水有灵。有情有灵的山水,滋养出一个村庄。它们大多默默无闻,却也有自己的歌,自己的诗。每次唱起那些诗,就能引出许许多多的故事来。

钱王驻蹕有余光

南慕容

奉化境内的剡溪,被称为“南剡溪”,是“浙东唐诗之路”的东支路。从剡界岭北,一路流经六诏、跚驻、栢坑、三石、班溪、公棠等村,绵延25公里入溪口,两岸青山如黛,沿途风光旖旎。短短25公里,或清浅缠绵,或激越慷慨;或婉转流利,或端庄秀媚,极尽蜿蜒曲折之姿,像是从一千多年前的唐诗中流淌至今的山水清音的尾韵,又像是近代从她的上流嵊州、新昌一路顺流而下的越剧的水袖和袅袅唱腔。

“剡溪九曲”,下跚驻村独占其中二、三曲。剡溪沿途的古村,名胜古迹众多,文化底蕴深厚,历史渊源悠久,几乎每一个村名都伴随着一个千古相传的故事。相传五代十国时(公元907-960年),吴越王钱俶曾亲往探望隐居在奉化的陈文雅,驻蹕于此,此地于是就被称为驻蹕。后来村民们为了顺口,改为跚驻。跚驻分为上下跚驻,剡溪流经的便是下跚驻村。

“你看见了什么没有?”站在离村口五百米左右远的剡溪三曲所在位置,村支书老潘一指对面的青山,微笑着问我。剡溪流经三曲,水面转弯,流速变缓,转弯弧度并不明显,远不及二曲的湍急险峻,想必是在历史中多次改道所致。对面青山连绵,植被茂盛,葱葱茏茏,层层叠叠的绿挤兑着呼吸。

“只有树啊。”我不知潘书记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只好老老实实地回答。

“你看到了石壁没有,还有岩石上的摩崖石刻?”

“不是被树遮住了?但我根本就看不到一块岩石。”听说是摩崖石刻,我顿时来了兴趣,因为每一个摩崖石刻的背后,都隐藏着一段文人墨客的传奇故事。

从三曲折回村里的路上,潘书记说起这块摩崖石刻的历史,如数家珍:相传为清代书法家毛佩玉所书“云生半壁”四个擘窠大字。1934年造奉新公路时,削山斫壁,摩崖石刻未能幸免。另有一种说法,“云生半壁”为王羲之所写。跚驻王氏宗谱有诗咏石壁:“从来小阜本无知,石壁因何薛作书。想是右军会试笔,故缘遗迹出云如”。宗谱里的线索为石壁为王羲之真迹的传说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最后的石窟又在后来的造溪还田中破坏殆尽,我曾几次去寻访散落在民间的石块,但都无功而返”。潘书记眼里满是深深的惋惜之情。

“云生半壁。”是怎样伟卓神秀的景致才会让千年前的书圣心驰神往,挥毫而就?我在心底默诵着这四个字,心里蓦然翻涌起这样的景象:壁立千仞,剡溪奔流,云雾缭绕的古道上行走着文人、商贾和旅客,他们的脚步紧随一条溪流清幽的走向,被收录到诗墨晕染的古韵里。

我忽然明白了潘书记为何要从消失的摩崖石刻开始来讲述下跚驻村的前世今生。字迹可以在岩石上消失,溪水可以改道,风景可以变幻,但诗歌得以留存,宗谱代代存续,谁说剡溪里流的不是从前的水呢?

消失,呵消失,在下跚驻,我听到最多的一个词是消失。村口树立着巨大的石牌门,石柱上刻着元代诗人陈子昂描写下跚驻风光的诗:“二曲萦回水合流,钱王祠下碧悠悠。”钱王祠是为纪念钱王所建,也有几百年历史,可惜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因兴办村企被拆,建成这座楼,现在那村企也已搬迁,这座楼改为村办公室综合楼。钱王庙消失了,但剡溪流水淙淙,日夜不停从它的遗址身旁经过,

像千百年来信守的一个约定。

从综合楼往西,走过有百年历史的聚胜桥,便是下跚驻的老街。老街狭促、幽闭,在它的两旁分布着三房闾门、第四份、夏房、王家闾门等年代悠远的民居。老街在几十年前有肉铺、供销社综合商店、理发店、供应早餐的副食品店等,是原跚驻乡的商业中心,虽没有市日,但经常有新昌、奉化沿海的小贩来此售卖山货海产,吸引着四乡八邻的山民。现在,那些曾经人声鼎沸的商店消失了,老街上少有人走动,油漆剥落的木排门上,属于一个时代的语录依稀可辨。聚胜桥边,木排门下,几个老人正悠然地坐在藤椅上喝茶,闭眼,仿佛听到了从金华义乌一路穿山越岭而来的货郎摇动拨浪鼓的声音。而在他们的耳边日夜不息的是剡溪奔流的声音,如曾经纷至沓来的脚步。流水去了,还会再回来,但从老街上、从聚胜桥上消失的原住民和商贩的身影呢?怕只有流水才能说清他们的去向吧?

从老街的尽头折回,信步走进近旁建于晚晴或民国初期的民居里。雕花的木窗随处可见,古老的雀替朽于往事,风吹着砖瓦上的花纹,很多老宅都因年久失修濒临倾圮,再无人居住,但只要一有脚步声回荡,谁在院墙角里的农具就会想起那双粗糙的大手,回忆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生活。而现在,它们站在尘埃中,任风雨侵蚀,用不曾消失的农谚呼唤着山林山头。

在三房闾门,我碰到了一位从小就居住于此的王姓老人,虽然年逾九旬,但清瘦健朗,耳聪目明,说起三房闾门来,浓重的乡音掩饰不住油然而生的自豪感。“这是黄道闾门,在下跚驻仅此一坐,前厅后堂,中间两排二层厢房,共二十四间,称之为骑马楼也不为过。过去只有官宦人家才有如此气魄的大宅。”三房闾门原来居住的是王姓的一个大家族,现在只有寥寥几户人家,大多年逾古稀。在沧桑的一百多年间,房子历经多次修缮,具有标志性的很多门框、楹梁都不见了,最可惜的是雕花镂空的老台门,现在居然代之以水泥结构。不知那年从老台门的檐下飞走的燕子,回来时还认识原来的归途吗?

在周周房闾门,一位年过花甲的妇女正在院子里晒被单,这是梅雨间隙的一个难得的晴日。抖落的水滴,越过了晾衣绳,呈现在我冥想脚步里。宽敞的堂间,一张民国初期的学子得中燕京学院的喜报字迹斑驳,漫漶难辨。一切都在消失,也许再也找不出一座跟原来一模一样的闾门,但族谱上的名字和事迹在归来,一个家族的荣辱悲喜在归来。

从老街上回来,偶遇一位村民,潘书记说:“他是本村扎竹筏老人的儿子”,我欲上前采访,村民微笑着打声招呼,匆匆走过去了,而我继续在潘书记的叙述中扎一只空心的竹筏:剡溪大多数溪道都比较清浅,不宜行舟,竹筏曾是村民最主要的交通工具。

“消失的竹筏上,载着山产、书籍、戏班子,许多人就是坐着竹筏经甬江改乘轮船去了上海,从上海开始,去全中国、全世界追逐他们的梦想。”潘书记说:“反过来理,竹筏消失了,说明时代在前进,如今九曲剡溪正在打造唐诗之路,作为九曲剡溪中的重要节点,本村也在深入挖掘人文内涵,整合资源,通过发展旅游经济实现古村的复兴。”

消失的摩崖石刻,消失的老台门,消失的竹筏,消失的商店和旧时光……但消失不是消逝,正是从消失的地方,下跚驻即将迎来一场脱胎换骨般的新生。

五曲三石:在隐逸和入世之间

杨洁波

剡溪的水弯弯曲曲往东流,拐过第五弯道时,就到了三石。三石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村,相传有一千两百多年的历史。村中第一大姓陈姓的祖先陈棠是南唐末年从长安迁来的。早先三石村只有陈姓一家,后来又陆续加入了何姓和赵姓,生成了陈何赵三个自然村。三个家族各有一座祠堂,又与塔下村共享一座庙宇,所以三石村有“三座祠堂半座庙”的俗称。

三石北面有一座丹霞山,山上有一个丹霞洞,洞中有三星隐石,相传曾有一对道士师徒在丹霞洞修行。又有一说是剡溪边有三块巨石,“重迭而上,高十余丈”,村庄由此得名三石。早在宋代,诗人陈著就曾写道:“烟霞笼锦石,日出无光彩,仙子竟何之?遗踪今尚在。”

剡溪的水温柔而又暴烈,既滋养了三石,也带来了忧患。因为溪流弯曲的缘故,一到多雨的夏季,溪水就会暴涨,漫过溪岸,冲毁民宅。上个世纪六十年代,

正赶上政府号召兴修水利,三石村民重挖了溪道,让这条威胁着村庄的溪流改了道,从此顺溜溜地从村边奔流而过。沿着剡溪走去,两岸石砌栏杆,一片片水蜜桃林、雷竹林和花木林映着清澈的溪水,显得整洁而优美。这是上半年刚刚结束的河道改造工程的结果。溪面最宽阔的地方,矗立着一座崭新的桥,桥未命名,题着“古剡仙境”四字。正是小雨初歇的天气,一团团白色的云雾萦绕在青山翠谷之间,水面波平如镜,空气清新温润,确实有几分人间仙境的悠闲自在。“南陌耕云脉脉,东风吹雨斜斜,流水满村春事,炊烟隔岸人家。”陈著当年写过的《村景》,想必就是眼前的风景。

走在三石村中,只见瓜藤满架,蝉鸣声声。800多年历史的古圆柏树,600多年历史的古樟树,守护着一代又一代的村民。在新新日旧的民宅中间,陈氏宗祠“流庆堂”、赵氏宗祠“四美堂”、何氏宗祠“思本堂”,还保留着过去宗族生活的印记。这三座宗祠

都建于清朝,格局大致相同,正门上都题有匾额和楹联。进门是戏台,台顶呈藻井式样,两侧是厢房,正面是祠堂。四美堂大门上,题着文士王仁的对联“左月山右鱼山部娄千秋绵德泽,前曲水后赤水源流万代共馨香。”思本堂的戏台额枋上,精心勾画着“三英战吕布”等五彩斑斓的戏曲场景。“流庆堂”三个字是由奉化名士孙锵所书。堂上悬挂着“登科”匾额,昭示着一个家族的荣光,但地上滋生的藤蔓和杂草,戏台上的点点燕泥,又把这种荣光推向了遥远的过去。

三石的历史似乎与隐逸有着不解之缘。无论是一千两百多年前的隋唐,还是陈棠时的南唐末年,都是战乱纷争的年代。也许先人们正是为了逃避战乱之苦,才由北方南迁至奉化,在这里扎根发芽,在这里耕种繁衍。那丹霞洞仙人的传说固然是荒诞不经,却也寄托着老百姓脱离尘世苦难,寻得一方乐土的美好愿望。然而,你千万不要被三石表面上的安闲隐逸所迷惑,因为稍

三味书店 · 您的精神家园

关注我们
时刻掌握三味好书推荐
三味讲座/新书发布等活动
订阅店内微店上线
足不出户,送货到家

宁波三味书店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市奉化区桥东岸路175-195号
联系方式:0574-88571555 88881168